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舜典

序虞舜側微傳為庶人故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傳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作舜典音

義難

乃疏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

丹反

疏

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

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

微居處偏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暮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舜典傳典之義與堯同

曰若稽古帝舜傳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曰重華協于帝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俱聖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傳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

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傳玄謂幽潛潛行道

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

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

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察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中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大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

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
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
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
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
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
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
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
而上謂之為升天子
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傳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
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傳揆度也

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叙無廢事業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傳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

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

嗣傳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音義

微許韋反王云美馬云善

也從才容反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揆葵葵反凱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歆構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朝直逸反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起虔反詢音荀底之履反王云致也馬云疏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定也本或作座非疏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焉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總錄萬

幾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
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
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
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
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正義曰釋
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
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
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
以孝是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
為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
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
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天叙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
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

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
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竝宜為慈今分之者以
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
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
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
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
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
敬於兄而兄友愛之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
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
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齔鼓檣戲大臨虓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
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

次序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
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
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
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於百揆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
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
百揆時叙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
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
凱穆穆美也釋詁丈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
者從四門而入丈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
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檣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
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
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
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

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趙蒙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格來釋言文詞，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乃

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

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
否肆類于上帝傳堯不聽舜讓使之攝位舜察天文考
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
以攝告天及五帝禋于六宗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
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
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傳九州名
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

衍古之聖賢皆祭之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傳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

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

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音義

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名馬云天也

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璿音旋王云上帝天也馬

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

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璿扶云反衍音演輯徐音基玉

云合馬云斂也瑞乖偽反疏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

信也牧牧養之牧徐音目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

又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者是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已受為是遂行為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編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建寅

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僞極僞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在察釋詁大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璿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璿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象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連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璿衡者璿為轉運衡為橫蕭運璿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玉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

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衍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

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高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

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遭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北類與下禮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

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
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
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之是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
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
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
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
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常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
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
略文耳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
禮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禮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
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禮祀之文
在燎柴之上故以禮為此解耳而洛誥云鉅鬯二卣曰

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
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
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
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
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榮祭星雩榮祭水
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
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
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
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
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
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
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
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長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大

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山為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嶽也嶽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嶽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山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偏于羣神則神無不偏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

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濟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為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既是既為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敎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八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
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
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望秩于山川傳東岳諸侯境內
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肆覲東后傳遂見東方之國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傳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
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
修五禮五玉傳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等諸侯執其玉

三帛二生一死贅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
帛生死所以為贅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傳卒終復還
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傳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
月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傳西岳華山初謂岱
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傳北岳恆山歸
格于藝祖用特傳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

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傳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

能用音義

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詩救反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柴士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

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袁反又扶云反燔徒木反同律王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云陰呂陽律也度如字丈尺也量力尚反注同斗斛也衡稱也贅音至本又作摯總許云反復扶又反下

同還音旋華戶化反華山在弘農有如字徐于救反如
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初藝魚世反馬王云禍也四
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疏正義曰舜
朝四季朝京師也朝直遙反注同敷音孚既班瑞羣
后既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
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
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
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
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
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
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
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
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
文總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為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
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
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

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
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
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
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
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
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
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
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
能用事傳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
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
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
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
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
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
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
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

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
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
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
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
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
鮮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
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四時各至其方岳望
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
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偏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
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凡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
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
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
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
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
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帛粢盛饔豆爵

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竝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合四時之氣節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放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校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

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觧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歷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侖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侖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

變名耳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
親萬民之婚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
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
損益後代之禮亦常是前代禮也且歷驗此經亦有五
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
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
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
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周
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
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
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
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
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
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
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

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狐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纁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鴈以布不言纁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節曲禮云鴈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鴈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丈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鴈則不知所用故言鴈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為鴈以見君與自相見其鴈同也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為還也五器文在鴈下則是

贊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贊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其贊是三帛生死則否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為東岳華山為西岳霍山為南岳恒山為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潯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為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潯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

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
得為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
在兩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
云五岳以嵩高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於四岳
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
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
由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
不指岳名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
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後乃云歸岱則是一
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
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
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
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
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
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

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

事數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
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
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
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錄之數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
同故為陳也秦是進上之語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
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令自說已之治政
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其言即功
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車
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
之親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有二州傳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

并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傳

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

深之使通利音義

聲音兆十有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潘荀俊反象

以典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傳宥

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傳以鞭為治官事

之刑扑作教刑傳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

刑傳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終賊

刑傳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

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傳舜陳典刑之

義勅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音義

宥音又馬云宥三宥也扑普卜反徐數卜

反梗皆雅反贖石欲反徐音樹青
所景反怙音戶恤峻律反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傳象

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

洲放驩兜于崇山傳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

苗于三危傳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

危西裔殛鯀于羽山傳方命圮族殛用不成殛竄放流

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

下咸服傳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叙典刑而連

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音義

共音恭左傳
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苞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驩呼端反兇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兇也帝鴻黃帝也竄七亂反三苗馬王云國名也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饗餐也左傳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餐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饗貪食曰餐緡音晉饗土刀反餐他節反強紀力反緡故本反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疏正義曰史言舜既即緡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

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常刑使罪各當
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者或以
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
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
惡則今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
縱而赦放之若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
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
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勸念刑罰不使枉濫也
人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
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洲放逐驩兜於
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
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正義
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
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為作十有三
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
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

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
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
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
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
災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
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
州為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
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
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釋詁
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
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
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
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
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
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
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

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做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宥寬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

致罪為輕比鞭為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闕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桤也楚荆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盭白

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鳧氏為鐘栗氏為量段氏為
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
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
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
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鎰鎰六兩大半兩為
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
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
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
魏以金難付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
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鎰為六
兩計千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
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
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
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
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

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如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如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昔為過也公羊傳曰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敗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慢漫天

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名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

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
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
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
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
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
窮竒構机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謂此驩兜共工三
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
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竒之行云靖譖
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竒
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
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
說構机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構机
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
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竒也鯀

為構机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
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知
三危是西裔也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
功二者俱是其罪故竝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
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
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治竄者
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
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駭
兇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
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
是羽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
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
流之也舜以微賤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
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
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
者先叙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

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總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億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傳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

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
壽一百一十七歲百姓如喪考妣傳考妣父母言百官
感德思慕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傳遏絕密靜也八音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四夷絕音三年則華夏可知言盛德

思化所及者遠音義

殂才枯反喪如字又息浪反妣必履反父曰考母曰妣遏安葛反或

音謂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篴笛也匏笙也土埙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匏白交反疏正義
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
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
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感德思化所及者遠傳正義
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

死尊卑同稱故書亮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亮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禮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

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
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
為絕也周禮大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
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
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
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
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
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

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詢于四岳闢四

門傳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

致衆賢明四目達四聰傳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傳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傳柔安邇近惇厚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

善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傳任佞難拒也佞人斥遠之則

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音義

復扶又反開婢亦反徐甫亦反惇音

敦長之丈反下同難乃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旦反任音士又而鵬反除堯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

謀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為已悉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位堯崩諫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

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詢謀詁文闢訓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從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聰四耳者目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從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總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

惟當敬授民時柔安邇近悃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
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亦
不安人君為政若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
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
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近
之悃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
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效之為善而
行也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
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今不
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舉蠻夷而我
狄亦見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傳奮起庸功載事也
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使

宅百揆亮采惠疇傳亮信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
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僉曰伯禹作司空傳四岳
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
功言可用之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傳然其
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傳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
臣名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傳然其所推之賢不
許其讓勅使住宅百揆音義

奮弗運反俞以朱反懋音茂王云勉也馬云美也稽

音啓稽首首至地臣事君
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疏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
之禮契息列反陶音遙
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
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
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
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
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
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往居
此職不許其讓也傳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
釋詁大庸勞也勞亦功也鄭方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
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
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
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
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堯信
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
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故

者誰乎此官任重常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爵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禹平水土往之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慙勉解釋詰文居稷官者棄也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大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傳阻難播布也衆

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

以勉之音義

阻莊呂反王云難也播波左反疏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

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傳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其訓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傳五品謂五常遜順也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傳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

人心亦美其前功疏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

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

事不得
寬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傳猾亂也夏華夏羣行
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言無教所致
汝作士五刑有服傳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
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傳既從五刑謂服罪
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
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
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

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傳言臯陶能明信五

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因禹讓三

臣故歷述之音義

猾戶八反寇苦豆反穴音軌劓魚器反截鼻也荆扶味反則足也辟婢亦

反死刑也處昌疏

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

慮反朝直還反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

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惡無怨恨也

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

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

居於三處居之所以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

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

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誠之傳正義曰猾者狡猾

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先華禮義之

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戛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戛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頌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熙中正是也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

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
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
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
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
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
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
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
笞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
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
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
刑於甸師氏者主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
所不得合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五流
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為不忍
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
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

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
議功議貴議賓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
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
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
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
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
即王制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
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
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
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
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
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
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
里之校乎不可從也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
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
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

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傳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

臣舉垂垂臣名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傳共謂供其職事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傳殳斨伯與二臣名帝曰

俞往哉汝諧傳汝能諧和此官音義

垂如字徐音睡共音恭斯七良反與

餘疏

傳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

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若予工單舉工名

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

謂供此
職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傳上謂山下謂

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

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傳虞掌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

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音義

益皋陶子也羆彼皮反

疏

傳正義曰言上

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此官以虞為名

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知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矣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是斯伯與亦難知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傳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傳秩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傳夙早也言早

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敎使正直而清明伯拜稽首讓

于夔龍傳夔龍二臣名帝曰俞往欽哉傳然其賢不許

讓音義

寅如字徐音疏傳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夷夔求龜反疏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

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常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色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

也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服其職謂役早已起深夜乃卧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

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直而溫寬而栗傳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傳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

失詩言志歌永言傳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長

其言聲依永律和聲傳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

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傳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

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傳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

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音義

胃直又反

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栗戰

栗也永徐音詠又如字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拊

音撫徐

疏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

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不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

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

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神人既已和矣傳正義曰說文云胄脂也釋詁云脂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為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為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
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
能成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也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
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
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
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者謹敬也剛彊之失入於苛
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
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
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
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
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
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
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
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周禮大
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

分之為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

致鬼神元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
神人和也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
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
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其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
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
即大司馬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
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
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
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傳聖疾殄絕震動也

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命汝
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

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音義聖徐在力反讒切韻士咸反說如字

注同徐失銳反珍切韻徒典疏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

反行下孟反注同喉音侯

懽疾人為讒安之說絕

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

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

自絕命龍使勉之傳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珍絕

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

說絕君子之行衆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

遏止之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

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

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

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

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

也以信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

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

天功傳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疏

正義曰
帝既命

用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
牧凡二十有二人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
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之在於汝可得不
敬之哉傳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大詢於四
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通滿二十二人謂此也
其殺契皋陶史斯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勅
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
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
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
詢於四岳咨十二川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

傳既不說或歷日命授乃總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矣牂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然說不

三載考績三黜陟幽明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

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庶績咸熙

分北三苗傳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

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音義黜丑律反北如字又音佩令力呈反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

升之閭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共事故得衆功皆
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寵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
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
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
也傳正義曰三年一閭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
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
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
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考績法明人皆自勵
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
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
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
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
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
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
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
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

分北非彼寃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舜生三十徵庸傳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傳歷試二

年攝位二十八年五十載陟方乃死傳方道也舜即位

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

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

年凡壽百一十二歲疏

傳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續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

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

也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
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
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
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
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
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
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
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是舜凡
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是在位凡
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
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
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
一而踐天子位三
十九年崩皆謬耳

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
官居其方別生分類傳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
相從作汨作傳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
汨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橐飫傳橐勞也飫賜也凡十

一篇皆亡音義

釐力之反馬云賜也理也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別彼列反分方云

反徐扶問反汨音骨共音恭王已勇反法也馬同橐苦報反飫於庶反橐飫亦書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篇居見存者之間衆家經文竝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疏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
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
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
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
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飫之篇凡十一篇皆士傳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
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
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閭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
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汨之
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
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馮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
之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
也謂

尚書注疏卷二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

舜典序疏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

臣召南

按此文

据帝繫與大禹謨疏所引正同句芒史記作句望螭牛史記作橋牛漢書亦作螭牛師古曰螭音矯

溫恭允塞傳疏毛傳訓塞為實○實監本訛貴今改正
納于大麓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臣召南

按以錄訓麓義終未安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可謂確當且錄尚書之名起于成帝時王鳳至東京

每帝初立輒置太傅一人錄尚書事魏晉以來遂稱錄公沈約宋志引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幾之政也先儒每謂王肅嘗見孔傳此亦一証但舜已宅百揆即是大錄萬幾之政何必複見此文乎林之奇辨傳誤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王者正天文之器○王者監本訛王者今改正

又傳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李光地曰七政之行

不齊而一政之行又自不齊故日則有贏縮月五星
則有遲疾而五星且有留退虞周步推之法不可聞
已後代考測至今日而始明其說曰七政皆終古平
行也因有高卑遠近而生遲疾皆視行也天以圓而
運七政逐天亦以圓而運如九珠之隨盤皆自作迴
環之勢非運行也故因行而生輪因輪而生高下遠
近仰而視之贏縮遲疾以至留退皆由於此矣然日
者從天其輪一而已月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

之輪又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然後高下之視遲遲疾之視差一一可以籌策運算而坐致之蓋雖古所未講而其理不誣也

臣召南

按孔傳解政字即天官

家日德月刑木仁火禮金義水智土信之說故下文云以審已當天心與否也但經文正與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意同傳說非是

又疏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晉志本文卯作殼

又疏晉世姜夔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

臣召南

按張衡二字衍文也玉海引此疏直云姜夔葛洪甚是

又疏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陳師凱曰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耳

肆類于上帝音義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監本誤以此二十四字為孔傳今改正

至于岱宗柴○朱子曰注家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

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句如柴望大告武成漢郊祀

志亦云柴望秩于山川

臣召南

按傳云燔柴祭天告

至則是至于岱宗

句

柴

句

望秩于山川

句

於義自通

羣后四朝傳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

臣召南

按如孔傳是天子有巡狩諸侯無述職也史

記注引鄭康成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

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其說遠勝孔傳

乃釋文引鄭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說又微異然亦

勝孔傳矣

疏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

臣照

按漢

志本文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一分
不云千二百黍也宋皇祐中房庶言得古本漢志云
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當時范鎮力主其說而司
馬光極闢之此疏引漢志云云然則唐初本固有不
同但以千二百黍為一分則分固不得若是廣如讀

去聲謂是黃鍾之一分則語固欠明又不得接下十分為寸句當必有訛脫字也

又疏十龠為合○

臣召南

按漢志本文作合龠為合

宋祁曰合龠當為十龠据此疏則孔氏所見漢志作十龠矣蔡傳即据此疏亦作十龠

帝曰俞汝往哉○顧炎武曰古堯典舜典合為一篇故格于文祖之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

也

益拜稽首疏益是臯陶之子臯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

之內○

臣召南

按臯陶即庭堅左傳可据若益則史

記彼此不符但益既與臯陶並列為八凱其非父子

顯然孔疏据史記謂是臯陶之子誤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李光地曰虞書命夔

先言詩後言聲律教胄子之事辨志為先也周禮太

師先言聲律後言六詩教瞽矇之事審音為重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劉敞曰益稷之末又有夔曰於云云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耳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

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

臣召南

按孔傳之

失在解四岳為四人故于九官中強分禹垂六人為

新命夫稷契皋陶大聖大賢不在二十二人之數可

乎且十二牧中豈必盡出新命四岳則歷官為最久

矣又何以得并數之

尚書注疏卷二考證